

<<生死疲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死疲劳>>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3208

10位ISBN编号：7532133206

出版时间：2008-08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莫言

页数：543

字数：44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生死疲劳>>

前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

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

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

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

<<生死疲劳>>

内容概要

《生死疲劳》：“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

《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

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

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生死疲劳>>

作者简介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

中国当代在海内外赢得广泛声誉的世界级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

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对莫言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西欧文学压倒性的影响下和历史传统的重压下，展示了带领亚洲文学走向未来的精神”，并且盛赞他“不但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

<<生死疲劳>>

书籍目录

第一部 驴折腾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 第三章 洪泰岳动怒斥倔户 西门驴闯祸啃树皮 第四章 锣鼓喧天群众入社 四蹄踏雪毛驴挂掌 第五章 掘财宝白氏受审 闹厅堂公驴跳墙 第六章 柔情缱绻成佳偶 智勇双全斗恶狼 第七章 花花畏难背誓约 闹闹发威咬猎户 第八章 西门驴痛失一卵 庞英雄光临大院 第九章 西门驴梦中遇白氏 众民兵奉命擒蓝脸 第十章 受宠爱光荣驮县长 遇不测悲惨折前蹄 第十一章 英雄相助装义蹄 饥民残杀分驴尸 第二部 牛犟劲 第十二章 大头儿说破轮回事 西门牛落户蓝脸家 第十三章 劝入社说客盈门 闹单干贵人相助 第十四章 西门牛怒顶吴秋香 洪泰岳喜夸蓝金龙 第十五章 河滩牧牛兄弟打斗 尘缘未断左右为难 第十六章 妙龄女思春芳心动 西门牛耕田显威风 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疯狂 狂言妄语即文章 第十八章 巧手整衣互助示爱 大雪封村金龙称王 第十九章 金龙排戏迎新年 蓝脸宁死守旧志 第二十章 蓝解放叛爹入社 西门牛杀身成仁 第三部 猪撒欢 第二十一章 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 第二十二章 猪十六独占母猪乳 白杏儿荣任饲养员 第二十三章 猪十六乔迁安乐窝 刁小三误食酒馒头 第二十四章 庆喜讯社员燃篝火 偷学问猪王听美文 第二十五章 现场会高官发宏论 杏树梢奇猪炫异能 第二十六章 刁小三因妒拆猪合 蓝金龙巧计度严冬 第二十七章 醋海翻腾兄弟发疯 油嘴滑舌莫言遭忌 第二十八章 合作违心嫁解放 互助遂意配金龙 第二十九章 猪十六大战刁小三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 第三十章 神发救治小三活命 丹毒袭击群猪死亡 第三十一章 附驥尾莫言巴结常团长 抒愤懑蓝脸痛哭毛主席 第三十二章 老许宝贪心丧命 猪十六追月成王 第三十三章 猪十六思旧探故里 洪泰岳大醉闹酒场 第三十四章 洪泰岳使性失男体 破耳朵乘乱夺王位 第三十五章 火焰喷射破耳朵丧命 飞身上船猪十六复仇 第三十六章 浮想联翩忆往事 奋不顾身救儿童 第四部 狗精神 第三十七章 老冤魂轮回为狗 小娇儿随母进城 第三十八章 金龙狂言说壮志 合作无语记旧仇 第三十九章 蓝开放喜看新居 狗小四怀念老屋 第四十章 庞春苗挥洒珍珠泪 蓝解放初吻樱桃唇 第四十一章 蓝解放虚情戏发妻 狗小四保镖送学童 第四十二章 蓝解放做爱办公室 黄合作簸豆东厢房 第四十三章 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 第四十四章 金龙欲建旅游村 解放寄情望远镜 第四十五章 狗小四循味追春苗 黄合作咬指写血书 第四十六章 黄合作发誓惊愚夫 洪泰岳聚众闹县府 第四十七章 逞英雄宠儿击名表 挽残局弃妇还故乡 第四十八章 惹众怒三堂会审 说私情兄弟反目 第四十九章 冒暴雨合作清厕所 受毒打解放做抉择 第五十章 蓝开放污泥糊老爸 庞凤凰油漆泼小姨 第五十一章 西门欢县城称霸 蓝开放切指试发 第五十二章 解放春苗假戏唱真 泰岳金龙同归于尽 第五十三章 人将死恩仇并泯 狗虽亡难脱轮回 第五部 结局与开端 一 太阳颜色 二 做爱姿势 三 广场猴戏 四 切肤之痛 五 世纪婴儿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

<<生死疲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讲起。

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

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

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

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个硬汉子的名声。

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

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

鬼卒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

两边的鬼卒噘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

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鬼卒小心翼翼地把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炸好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焦糊酥脆，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

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

”实话对你说，在那一瞬间，我确实动摇了。

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发出肌肉爆裂的噼啪声。

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这些贪官污吏们还会用什么样的酷刑折磨我。

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边那些酷刑，岂不是白白忍受了吗？

我挣扎着仰起头——头颅似乎随时会从脖子处折断——往烛光里观望，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

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

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

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

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

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

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

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在我连珠炮般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

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

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

我继续喊叫着，话语重复，一圈圈轮回。

阎王与身边的判官低声交谈几句，然后一拍惊堂木，说：“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

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

<<生死疲劳>>

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

突然降临的大喜事，像一扇沉重的磨盘，几乎粉碎了我的身体。

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阎王拂袖退堂，众判官跟随其后。

烛火在他们的宽袍大袖激起来的气流中摇曳。

两个身穿皂衣、腰扎着橘红色宽带的鬼卒从两边厢走到我近前。

一个弯腰捡起令牌插在腰带里，一个扯住我一条胳膊，试图将我拉起来。

我听到胳膊上发出酥脆的声响，似乎筋骨在断裂。

我发出一声尖叫。

掖了令牌的那位鬼卒，揉了揉那个扯我胳膊的鬼卒一把，用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者教训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的口吻说：“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

你的眼睛被秃鹫啄瞎了吗？

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

在他的教训声中，那个年轻的鬼卒翻着白眼，茫然不知所措。

掖令牌的鬼卒道：“还愣着干什么？”

去取驴血来啊！

那个鬼卒拍了一下脑袋，脸上出现恍然大悟般的表情。

他转身跑下大堂，顷刻间便提来一只血污斑斑的木桶。

木桶看上去十分沉重，因为那鬼卒的身体弯曲，脚步趔趄，仿佛随时都会跌翻在地。

他将木桶沉重地墩在我的身边，使我的身体都受了震动。

我嗅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一股热烘烘的腥气，仿佛还带着驴的体温。

一头被杀死的驴的身体在我脑海里一闪现便消逝了。

持令牌的鬼卒从桶里抓起一只用猪的鬃毛捆扎成的刷子，蘸着黏稠的、暗红的血，往我头顶上一刷。

我不由得怪叫一声，因为这混杂着痛楚、麻木、犹如万针刺戟般的奇异感受。

我听到自己的皮肉发出噼噼啪啪的细微声响，感受着血水滋润焦糊的皮肉，联想到那久旱的土地突然遭遇甘霖。

在那一时刻，我心乱如麻，百感交集。

那鬼卒如一位技艺高超、动作麻利的油漆匠，一刷子紧接着一刷子，将驴血涂遍了我的全身。

到最后，他提起木桶，将其中剩余的，劈头浇下来。

我感到生命在体内重新又汹涌澎湃了。

我感到力量和勇气又回到了身上。

没用他们扶持，我便站了起来。

尽管两位鬼卒名叫“牛头”和“马面”，但他们并不像我们在有关阴曹地府的图画中看到的那样真的在人的身躯上生长着牛的头颅和马的脑袋。

他们的身体结构与人无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肤色像是用神奇的汁液染过，闪烁着耀眼的蓝色光芒。

我在人世间很少见过这种高贵的蓝色，没有这样颜色的布匹，也没有这样颜色的树叶，但确有这样颜色的花朵，那是一种在高密东北乡沼泽地开放的小花，上午开放，下午就会凋谢。

在两位身材修长的蓝脸鬼卒挟持下，我们穿越了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幽暗隧道。

隧道两壁上，每隔十几丈就有一对像珊瑚一样奇形怪状的灯架伸出，灯架上悬挂着碟形的豆油灯盏，燃烧豆油的香气时浓时淡，使我的头脑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借着灯光，我看到隧道的穹隆上悬挂着许多巨大的蝙蝠，它们亮晶晶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烁，不时有腥臭的颗粒状粪便，降落在我的头上。

终于走出隧道，然后登上高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馥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倒在一只涂满红釉的大碗里。

鬼卒端起碗递到我面前，脸上浮现着显然是不怀好意的微笑，对我说：“喝了吧，喝了这碗汤，”

<<生死疲劳>>

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

“我挥手打翻了碗，对鬼卒说：‘不，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昂然下了高台，木板钉成的台阶在脚下颤抖。

我听到鬼卒喊叫着我的名字，从高台上跑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了。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

让我感到陌生的是那些钉在土地上的白色木桩，木桩上用墨汁写着我熟悉的和我不熟悉的名字，连我家那些肥沃的土地上，也竖立着许多这样的木桩。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阴间里鸣冤叫屈时，人世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大户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无地的贫民，我的土地，自然也不例外。

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

鬼卒仿佛怕我逃跑似的，一边一位漂着我，他们冰凉的手或者说是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

阳光灿烂，空气清新，鸟在天上叫，兔在地上跑，沟渠与河道的背阴处，积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我瞥着两个鬼卒的蓝脸，恍然觉得他们很像是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角色，只是人间的颜料，永远也画不出他们这般高贵而纯粹的蓝脸。

我们沿着河边的道路，越过了十几个村庄，在路上与许多人擦肩而过。

我认出了好几个熟识的邻村朋友，但我每欲开口与他们打招呼时，鬼卒就会及时而准确地扼住我的咽喉，使我发不出半点声息。

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我用脚踢他们的腿，他们一声不吭，仿佛他们的腿上没有神经。

我用头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宛如橡皮。

他们扼住我喉咙的手，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放松。

有一辆胶皮轮子的马车拖着尘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马身上的汗味让我备感亲切。

我看到身披白色光板子羊皮袄的车把式马文斗抱着鞭子坐在车辕杆上，长杆烟袋和烟荷包拴在一起，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领里。

烟荷包摇摇晃晃，像个酒店的招儿。

车是我家的车，马是我家的马，但赶车的人却不是我家的长工。

我想冲上去问个究竟，但鬼卒就像两棵缠住我的藤蔓一样难以挣脱。

我感到赶车的马文斗一定能看到我的形象，一定能听到我极力挣扎时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嗅到我身上那股子人间难寻的怪味儿，但他却赶着马车飞快地从我面前跑过去，仿佛要逃避灾难。

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悟空、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

从他们打着的横幅标语和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那天是一九五〇年的元旦。

在即将到达我们村头上那座小石桥时，我感到一阵阵的烦躁不安。

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

卵石上粘着一缕缕布条和肮脏的毛发，散发着浓重的血腥。

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

两条卧着；一条站着。

两条黑色；一条黄色。

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

莫言在他的小说《苦胆记》里写过这座小石桥，写过这些吃死人吃疯了狗。

他还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从刚被枪毙的人身上挖出苦胆，拿回家去给母亲治疗眼睛。

用熊胆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胆治病的事从没听说，这又是那小子胆大妄为的编造。

他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事，基本上都是胡诌，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在从小桥到我的家门这一段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当初枪毙我的情景：我被细麻绳反剪着双臂，脖颈上插着亡命的标牌。

<<生死疲劳>>

那是腊月里的二十三日，离春节只有七天。

寒风凛冽，彤云密布。

冰霰如同白色的米粒，一把把地撒到我的脖子里。

我的妻子白氏，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嚎哭，但却听不到我的二姨太迎春和我的三姨太秋香的声音。

迎春怀着孩子，即将临盆，不来送我情有可原，但秋香没怀孩子，年纪又轻，不来送我，让我心寒。

我在桥上站定后，猛地回过头，看着距离我只有几尺远的民兵队长黄瞳和跟随着他的十几个民兵。

我说：老少爷儿们，咱们一个村住着，远日无仇，近日无怨，兄弟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尽管说出来，用不着这样吧？

黄瞳盯了我一眼，立刻把目光转了。

他的金黄的瞳仁那么亮，宛若两颗金星。

黄瞳啊黄瞳，你爹娘给你起这个名字，可真起得妥当啊！

黄瞳说：你少啰嗦吧，这是政策！

我继续辩白：老少爷儿们，你们应该让我死个明白啊，我到底犯了哪条律令？

黄瞳说：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

他突然举起了那只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火光，听到了仿佛从很远处传来的爆响，嗅到了飘浮在半空中的硝烟的香气……我家的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她们知道我要回来吗？

我对鬼差说：“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

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生下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腩后。

天哪！

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第二章 西门闹行善救蓝脸 白迎春多情抚驴孤站在母驴后边那个满脸喜气的男人，是我的长工蓝脸。

记忆中他还是个瘦弱的青年，想不到在我死后这短暂的两年里，竟出落成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他是我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

那时他身披破麻袋，脚上没有鞋，身体僵硬，满脸青紫，头发纠结成团。

那时候我的爹刚去世，我的娘还健在。

我刚刚从爹的手里接过了那口樟木箱上的黄铜钥匙。

樟木箱里收藏着我们家那八十亩良田的地契和我们家全部的金银细软。

那时我刚刚二十四岁，新娶了白马镇首富白连元家的二小姐为妻。

二小姐乳名杏儿，大名没有，嫁到我家，就是西门白氏。

白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知书达理，身体娇弱，双乳犹如两个甜梨，下体也颇有韵致，炕上的活儿也可我心意，美中不足的是嫁过来数年尚未生育。

那时候我可谓少年得志。

连年丰收，佃户交租踊跃，粮仓里大囤满小囤流。

六畜兴旺，家养的黑骡马竟然下了双驹。

这可是奇迹，传说中有，现实中少见。

来我家看双驹的乡民络绎不绝，恭维的话不绝于耳。

家里准备了茉莉花茶和绿炮台烟卷招待乡亲。

村里的半大小子黄瞳偷了一包烟卷，被人拧着耳朵拖到我面前。

第二章西门闹行善救蓝脸白迎春多情抚驴孤第一部驴折腾这小子黄头发黄面皮，黄眼珠子滴溜溜转，似乎满肚子坏心眼儿。

我挥手放了他，还送他一包茶叶，让他带回家给他爹喝。

他爹黄天发是忠厚老实人，做一手好豆腐，是我的佃户，种着我五亩靠河的肥田，想不到他竟生养出

<<生死疲劳>>

这么一个混混儿子。

后来黄天发送来一挑子能用秤钩子挂起来的老豆腐，赔情的话说了两箩筐，我又让太太送他二尺青直贡呢，让他回家做双新鞋过年。

黄瞳啊黄瞳，就冲着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你也不该用土枪崩了我啊。

我自然知道你是听人之命，但你完全可以对准我的胸膛开枪，给我留下个囫囵尸身啊！

你这忘恩负义的杂种啊！

我西门闹堂堂正正、豁达大度、人人敬仰。

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良田新置一百亩，大牲口由四匹变成八匹，新拴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长工由两人变成四人，丫环由一个变成两个，还新添了两个置办饭食的老妈子。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从关帝庙前，把冻得只有一口游气的蓝脸抱了回来。

那天我是早起捡粪，说来你不会相信，我虽是高密东北乡第一的大富户，但一直保持着劳动的习惯。

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

乡间流传着我因起得太早错把石头当狗屎捡回来的笑话，那是他们胡说，我鼻子灵敏，大老远就能嗅到狗屎的气味。

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房屋、树木、街道都被遮盖，白茫茫一片。

狗都躲起来了，没有狗屎可捡。

但我还是踏雪出户。

空气清凉，小风遒劲，黎明时分，有诸多神秘奇异现象，不早起何能看到？

我从前街转到后街，登上土围子绕屯一周，看到东边天际由白变红，看到朝霞如火，看到一轮红日升起，广大的天下，雪映红光，宛如传说中的琉璃世界。

我在关帝庙前发现了这个小子，雪掩盖了他半截身体。

起初我以为他已经死了，考虑着捐几个善钱买一副薄皮棺材将他掩埋，免得被野狗吃掉。

在此之前一年，曾有一个赤裸的男人冻死在土地庙前，那人遍体赤红，鸡巴像枪一样挺立着，围观者嬉笑不止。

这件事被你那个怪诞朋友莫言写到他的小说《人死屙不死》里了。

这个人死屙不死的“路倒”，是我出钱掩埋，掩埋在村西老墓田里。

这样的善事，影响巨大，胜过树碑立传。

我放下粪筐，把他挪动了一下，用手摸摸胸口，还有一丝热气，知道还没死，就脱下棉袍，将他包裹起来。

沿着大街，迎着太阳，手托着这冻僵的孩子往家里走。

此时天地间霞光万道，大街两侧的人家都开门扫雪，诸多的乡亲，看到了我西门闹的善举。

就冲着这一点，你们也不该用土枪崩了我啊！

就冲着这一点，阎王爷啊，你也不该让我转世为一头毛驴啊！

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西门闹千真万确地是救了一条命。

我西门闹何止救过一条命？

大灾荒那年春天我平价祟出二十石高粱，免除了所有佃户的租子，使多少人得以活命。

可我却落了个何等凄惨的下场，天和地，人和神，还有公道吗？

还有良心吗？

我不服，我想不明白啊！

……

<<生死疲劳>>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品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示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

作家将沉重的思想贯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

从语言、叙事到人物、事件，作品都有独到的探索。

——2007年“福星惠誉怀《十月》优秀作品奖”授奖辞

<<生死疲劳>>

编辑推荐

“六道轮回”民间想象与古典章回体成功结合，展示半个世纪农民命运和乡村变迁的长篇史诗，关于人和灵、生和死，苦难和慈悲的长篇力作。

《生死疲劳》：“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

<<生死疲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